

韩羽先生在图上题了五个字：“韩羽画关羽”——此羽非彼羽，此羽画彼羽，有趣得紧。

关羽在中国，可谓大大有名，妇孺皆知。但仰慕者大多倒并非因为读过正史——如《三国志·关张马黄赵传》之类——而是从稗官小说、戏曲神道中来。譬如，看小说的，必知桃园豪杰三结义呀，美髯公千里走单骑呀，汉寿侯过五关斩六将呀，等等；爱听戏的，则必知过五关、古城会、单刀会之传；至于求神拜佛的，那就必定知道关帝庙、拜过关老爷了。中国的民间寺庙，除了城隍庙，大约就数关帝庙多了，而关帝爷又被称为武城隍。

中国人有个传统，大凡一个人——注意，说的是一个“人”——若是出了名，常常就会被附会上许多非人的色彩。附会得愈多，时间愈久，那人就愈具有神性而失去了人性。譬如关羽，若是读史，翻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，就会知道，关羽不过是个亡命之徒，投靠了不爱读书、以织席贩履为生、又乘乱世聚众举事的刘备，二人便“恩若兄弟”。随着刘备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占了巴蜀，称王称帝，关羽的官衔在蜀国也越来越大。但在史书的叙述中，关羽不过一介武夫，并非神人。他有勇力，能打仗，刘备倚为肱股，但也傲慢、无谋，终于失荆州、走麦城，被孙权擒获，

将他及他的儿子关平一道斩首。

关羽的“神性”是后来附加的，由明至清，层层加码，而且愈加愈邪乎。这也是历来统治者用以治民的花样。一个人死了——哪怕是曾经久历沙场或辅保朝纲的武将名臣——就没有用了。但若将他神化，就可以继续发挥作用。至于想要他发挥什么作用，全在后世统治者的需求。

譬如对关羽，就为他独标一个“义”字。韩羽先生画过多幅关羽，有一幅便调侃道：关云长的“义”，有点像贾宝玉的“情”。贾宝玉固然钟情于林妹妹，但也用情于宝姐姐，甚至“情”及晴雯、袭人，故曰“情种”；关云长固然义扶刘汉，但也义释曹操，可以称为“义种”。这一比较式的调侃，颇好玩儿。可以补充的是，只有成了“种”，才有普遍性。如果只是对刘备讲“义”，用处不大，若是只要是主子、是哥们儿都讲“义”，那就大可以派用场了。弄个神庙把他供起来，就像竖起了一根标杆，要人人效法。这办法后世一直沿用，即便没有了神道，也可以有其他名目——同样起着标杆的作用。

闲话关羽

■陈四益



韩羽画赠《关羽》

关羽作为一根标杆，他的作用便普遍化了。君臣有义，朋友也可以有义；富人有义，穷人也可以有义；男人有义，妇人也可以有义；甚至一条家犬也可以成为义犬。一根标杆普遍化了，也就可以超凡入圣，具有了“神性”。关羽之被褒扬，被神化，被到处立庙，便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。

这种神化的伎俩，其实并不

难戳穿。皇帝，可以原先只是个混混儿、流氓或叫花子，一旦当了皇帝，便立即贵为“天子”，超凡入圣了。但知道根底的依旧不屑。元曲家睢景臣的套曲《汉高祖还乡》便把刘邦的身世一通数落，剥去了帝王神圣的画皮。关羽被神圣化，只要读几本史书，也便昭然若揭。只不过一般小

民，不会去追根问底，见了菩萨就跪拜、就烧香，因此关帝庙的香火，自明清以后未曾断绝。

韩羽先生多次画过关羽，每一幅都有他一个角度，一番用意。那幅《〈虎牢关〉揣想》，是说刘关张三英战吕布，吕布寻思自己以寡敌众，不亦勇乎！刘关张则想，我等同仇敌忾，群策群力，鸣鼓而攻，前赴后继，不亦勇乎！设如时

异境迁，分化组合，安知此时之是非与彼时之是非，又当如何？他那幅《历史像个小姑娘》，是说戏曲《单刀赴会》让关羽出足风头，但细查史书，却是鲁肃不听劝阻，慨然前往会羽。那么单刀不单刀休去管他，那“大江东去浪千叠”，赶去赴会的却是鲁肃无疑。戏文就是戏文，关老爷的丰功伟绩其实是靠不住的。

至于他赠我的这幅《关羽》，画面关羽竖眉立目，捋须端坐，周仓持刀，侍立于旁，题款只有“韩羽画关羽”五字。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不便悬揣，只是觉得，这时的关羽已为官封神，不但凤眼圆睁，捋须端坐，一派官气；还有侍卫持刀在侧，更多了骄气和脾气，弄不好便被他一声怒吼，拉下去砍了！看来，韩羽老哥对这超凡入圣的关帝爷也无甚好感。关羽不曾神化之时，还能画画虎牢关，画画单刀会，画画华容道，一旦超凡入圣，横也不是，竖也不能，只好留白不题，把画中之味儿留给我思量了。而我，也是端详此画 20 多年，才好像悟出他那一点灵犀，还不知对是不对？谚云：

一表堂堂，二目无光，三餐不食，四肢无力，五官端正，六亲无靠，七窍不通，八面威风，久（九）坐不动，十分无用。

其关羽之谓耶？其一切人间神之谓耶？

黄永厚老先生去世了，天堂里又多了一位会画画儿的倔老头儿。

知道黄永厚先生，还是因为家父的关系。家父与他有几十年的往来，经常会提及他。我所知的关于先生的事情，多半都是从父亲口中得知的。记得当时听说他，我第一印象就是，他是黄永玉的弟弟。我是知道画坛有位黄永玉，又出书，又绘画，还是沈从文的表侄，但不知他还有个也会画画的弟弟。“他为什么没有他哥哥出名啊？”那时我还小，问的问题也很幼稚。父亲笑笑说，他很低调，不在乎出名。我似懂非懂，不懂他为什么要低调。见过他的画后，曾经以为那是因为画得没有他哥哥好。

第一次见黄永厚先生的画，在不懂艺术的我的眼里，就是一堆墨的线条，字也是“张牙舞爪”。我既看不懂画的是什么，也读不懂写的是什么。“画得像，就是画得好”，这是我当时评判画的标准。显然，这画“不够好”。父亲将画展开欣赏着，我却在一旁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没有他哥哥画得好。”“你不懂！”父亲摇摇头说。我却不以为然，更不懂父亲在欣赏什么？

随着年纪长大，似乎对画的欣赏水平有了一些提高。再看先生的画，我竟然能开始欣赏那些线条了。不管画的是什么、像不像，单看那些线条的舞动，倒也颇为有趣。记得当时我最喜欢一幅画，是先生画的《宋玉作〈风赋〉》。乍一看，满眼自由舞动的色彩和线条，那是宋玉迎风飘飞的衣袂。“吴带当风”，吴道子画人物衣带，线条流畅，飘逸自然为一绝，画风以写实为主。而黄永厚先生却用不同的笔法，画出别样的“当风”，更偏于写意，甚至抽象。宋玉是颜值很高的才子，也是可以随侍楚王的公子。先生用明艳的红色、黄色、蓝色做他衣服的颜色，顿时“华裳”二字便从我脑海里跳了出来。色块与线条交织，占据着主要画面，看似杂乱，但又一起泼刺刺向人物身后飞舞而去，面积之大，显出了贵公子锦衣之雍容，流

动方向，又飞出了迎风的飘逸。在这飘飞的层层衣衫中，寥寥几笔勾勒出人物富态的脸，五官分明，略蹙眉。或许还算不上我眼中的美男，但自有华贵的气质。人物一手抚胸，一手在风中扬起，动作洒脱，俨然是诗人在风中吟咏抒怀。楚襄王逼宋玉作《风赋》，以歌颂楚王与庶民共风，而宋玉以华丽的辞藻，吟出了自己心中的风，既赞了楚王的雄风，又诉说了庶民的冤苦。黄永厚先生有感于宋玉坚持说真话，遂成此画，且潇潇洒洒写下长跋，跋中说：“后世祗痔骂街，遂立门户。嗟夫，《风赋》歌德，或为绝响……”真真骂死了那些阿谀奉承之徒。知先生作画之意，再看其画其字中透露出的豪放不羁，我不禁叫起好来。父亲笑对我说：“有长进！现在可知先生为何低调了吧？他不是不会画众人以为‘好看’的画，写众人以为‘好看’的字，他也不是不会画他哥

哥那样的画风。但他有他自己的坚持，他要画自己想画的画，说自己想说的事。他不会为取悦大众审美而改变自己的坚持。”好一个倔老头儿！

当黄先生得知我对他的画评有所改变时，哈哈大笑起来，欣然送了我一套《世界名画欣赏》画册，各大绘画流派都有，他希望我的绘画欣赏水平更上一层楼。后来我读高三，学业紧张，整天埋在题海里，不免觉得生活枯燥无趣。黄先生得知，又送了我一幅画。画中是一名武士，正在抽开锋利的宝剑。依然是用潇洒的笔墨，泼出动感十足的人物，虽然并没有着墨在人物的表情，但武士的英俊坚毅跃然纸上。画上有题诗一首：“削过疑无迹，抽开讶有芒。始知熔冶际，已备甘苦尝。”我会心一笑，这是先生在鼓励我呢。谢谢先生！

后来我又喜欢上了写诗。记得初学写诗时，写过一首心愿诗，梦想家有荷塘：

春培新叶夏描花，月下采莲香满家。待到重阳秋雨冷，卧听残荷弹琵琶。写得幼稚，谁知黄先生听说了，大笔一挥，画了幅荷花图送我，并以这首小诗题画。他说：“你把这画挂在家里，就有荷塘了！”此生家有荷塘的机会恐怕很小了，但有了先生这幅画，这个愿望竟也可成真了！

仔细想来，我与黄永厚先生的交往，都是以画作媒介，并无有面对面的机会。通过他的画，我知道了“画得像”并不是唯一评定画之好坏的标准；通过他的画，我也了解了他的倔强与坚持；通过他的画，他曾给我鼓励；通过他的画，他曾帮我达成心愿。而今，先生驾鹤西去，我再也不会看到他的新作了。我相信，天堂里，又多了一位画家，一位有坚持、有见解的倔强画家。在天堂画画，或许要比在人间画画更容易吧。

黄永厚先生的画

■陈 铮



黄永厚



黄永厚画《宋玉作〈风赋〉》



黄永厚画《武士》